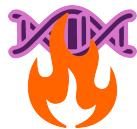


致国际无政府主义社区 三个安全提案

本文中，我们提出三项建议，以供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参考，降低被逮捕的概率，支持无政府主义者继续进行斗争。



No Trace Project / 无痕，无案。这是一个工具合集，旨在帮助无政府主义者与其他反抗者了解敌人的能力，削弱其监控手段，并最终安全地采取行动，不被抓捕。

基于您的情况，持有某些文件可能被定为犯罪，或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请谨慎选择打印哪些小册子，以及将它们存放在哪里。



力，削弱监视工作，并最终在不被捕的情况下行动的工具。我们计划在未来继续这一工作。我们欢迎反馈。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notrace.how/cmn-Hans，并通过 notrace@autistici.org 与我们联系。本文以小册子形式发布 (Letter 尺寸⁴ 和 A4 尺寸⁵)。让我们做好准备，愿好运伴随你我。

致国际无政府主义社区：三个安全提案

原文为英语

To the International Anarchist Movement: Three Security Proposals

No Trace Project

2024 年 11 月 15 日

简体中文（普通话）翻译

Athene Noctua

排版

No Trace Project

notrace.how/cmn-Hans/blog/three-proposals/san-ge-an-quan-ti-an.html

⁴<https://notrace.how/blog/zines/three-proposals/san-ge-an-quan-ti-an-booklet-letter.pdf>

⁵<https://notrace.how/blog/zines/three-proposals/san-ge-an-quan-ti-an-booklet-A4.pdf>

无人机

空中监视正在变得更便宜、更高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暴动、无政府主义活动等场合中警方无人机的存在？我们如何检测或击落无人机？我们是否应该为无人机被用作常规空中巡逻做好准备？如果是，如何准备？

面部识别技术

在 2023 年，一名记者通过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将一张数十年前的照片与在舞蹈课上拍摄的近期 Facebook 照片进行比对，追踪到了德国左翼激进分子丹尼拉·克莱特³，在隐匿数十年后。我们可以如何应对这一威胁？我们如何为面部识别技术日益融入公共视频监控系统做好准备？

缺乏对警察活动的洞察

直到几年前，无政府主义者还使用无线电扫描仪监控警察频率，在进行直接行动时了解附近的警察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警察通讯被加密了。我们能否开发出新的技术来替代无线电扫描仪，或更普遍地，获取区域内的警察活动信息？

关于作者

我们是无痕计划（No Trace Project）。在过去三年中，我们一直在构建帮助无政府主义者理解敌人能

本文写给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我们将其定义为全球各地为无政府主义理念斗争的个体总和。这个运动与其与生俱来的敌人——国家，法西斯主义团体等——处于冲突之中，必须保护自己以在这一冲突中生存。本文中，我们提出三项建议，以供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参考，降低被捕的概率，支持无政府主义者继续进行斗争。

1. 跨越国界分享知识

我们的敌人通过警察、情报机构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国际合作（例如，DNA 鉴定技术的日益精确和无人机的扩散）。这意味着，在一个国家使用的压迫技术很快可能会出现在另一个国家。这也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个国家使用的反制措施可能在另一个国家也有效。因此，我们应该在国际层面上分享压迫技术和反制措施。

理想情况下，任何可能对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有意义的，关于压迫或反制措施的经验都应撰写成文，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公开发布。当无政府主义者被捕并受审时，我们通常可以获得关于他们被捕原因的文件：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点并发布对这些文件的分析，即使以这种方式获得的信息可能是不全或歪曲的。我们应当尝试新的反制措施，并撰写和发布这些尝试的报告（除非国家可能通过阅读报告来对付反制措施）。我们还应当努力从源头收集信息：阅读警察培训手册、窃取警察档案、分析警察服务器的数据泄漏。

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个特征是去中心化。我们反而将其视为一种优势：它阻止了集权组织固有

³译者注：丹尼拉·克莱特（Daniela Klette）是德国极左翼组织“红军派”（Rote Armee Fraktion）的前成员。

的等级制度的形成，还使我们的敌人更难以针对我们，因为他们不能通过破坏某一部分来推翻整个运动。然而，这种去中心化也使我们在跨国分享知识时面临困难。为此，我们想到两个选项：通过在国际书展和其他活动中相互见面，发展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非正式¹联系；以及利用互联网。我们提议使用无痕项目（No Trace Project）作为一个国际平台，在互联网上分享适合分享的知识。不是取代非正式联系，而是作为一个有用的补充，以便将信息传播到现有的非正式网络之外。

2. 建立安全基线

进行直接行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应分析其行动所涉及的风险，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通过着装隐藏身份、注意视频监控和DNA痕迹等。然而，这还不够。如果只是那些进行行动的人采取预防措施，敌人就更容易针对这些个体。首先，这些人显得格外显眼：如果只有少数同志总是把手机留在家里，这可能成为调查的明显起点，即使没有其他具体线索。其次，我们的敌人可以通过他们不参与行动的朋友获得信息。例如，如果某人不使用社交媒体，但在朋友的社交媒体上被提及，调查人员可以借此获取关于他们的信息。因此，我们应当建立一个基于共识的安全基线，包括那些从未进行过直接行动且无意进行的人。

我们不能确切说明这条基线应该是什么，因为这取决于每个地方的具体情况，但我们可以给出一些想

¹译者注：原文为 Informal，这里指地下的、拒绝权力结构的。

法。至少，每个人都应该通过不推测谁参与了某个行动、不夸耀自己参与某个行动、不与警察对话，以及对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使用加密通讯来保护信息。敏感问题应仅在户外、没有电子设备的情况下被讨论，并且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正在与谁进行敏感对话（例如，不要在不熟的人面前要求某人“出去走走”）。此外，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停止使用社交媒体（并且绝对停止发布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照片，即使得到他们的同意，因为这有助于国家绘制无政府主义者网络）并在任何时候将手机留在家中（不仅仅是在行动期间）。携带手机会对互动的每个人产生安全影响²。

说服人们遵循这样的安全基线可能会很困难，尤其是当他们没有兴趣时。如果有人犹豫不决，提醒他们不只他们处于危险之中——还有周围其他可能进行直接行动的无政府主义者。每一个希望行动能发生的人，都有兴趣让无政府主义网络尽可能难以被当局压制。

3. 探索新领域

我们的敌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精炼他们的策略和技术。我们应该为未来的战斗做好准备，而不是已经发生的。因此，我们应当超越当前的安全实践，预见敌人的演变，并制定新的反制措施。

以下是我们认为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在未来几年应该探索的三个问题：

²<https://anarsec.guide/posts/nophones>